

当年沈阳的那些老工厂,你还记得吗?

本报记者 刘旭

在沈阳市“失败书店”的咖啡桌上,摆着7期“沈阳图景”画册,画册里的老照片上,厂房、火车头、铝饭盒、机械设备……这些老工厂的标志符号,让记者看得眼花缭乱。“这张是沈阳电缆厂,1937年建厂,前身为满洲电线株式会社,2011年拆除;这张是沈阳变压器厂,1938年建厂,前身为满洲日立制作所,2009年拆除;这张是沈阳鼓风机厂,1938年建厂,前身为日满钢材株式会社,2007年拆除”……杨树对画册里的工厂故事如数家珍。

一座座厂房相连成片,高大的烟囱矗立在厂区,成百上千的工人涌入工厂的场景在记者脑海中浮现。

工厂没了,我要用影像记录下来

新中国建立初期,作为老工业基地,当时的沈阳市铁西区是国内最大、最密集的城市工业聚集区、在铁西区48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曾经集中了1000余家企业,拥



有30多万产业工人大军。

一张接一张地翻看照片,杨树抽出了一张14层高的白色大楼照片。“这张是沈阳机床一厂的照片,2011年9月拆除。我二舅是喷漆工,三舅是机电工,老姨是天车司机,姥姥是家属搬运工,都是沈阳机床一厂的工人。”杨树告诉记者,1974年,他出生在这个产业工人家庭。儿时,坐在二舅的自行车横梁上,兴冲冲地冲向兴华街北面的工厂区,经过一阵儿颠簸,眼前出现高大的厂房和壮观的设备,就到了机床厂了。

“1993年离开铁西上大学后,对于工厂的记忆就淡了。”杨树说。那时他到辽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习商业管理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一家商业集团从事营销宣传工作,2006年,杨树到一家游戏竞技商业公司工作。渐渐地,生活中谈论的话题不再有工厂,身边不再有机油的味道。

“这张是沈阳风动工具厂的照片,虽然不是我拍摄的,但这是我拍摄工厂的开始。”2006年12月,迷上摄影的杨树想拍下儿时的记忆。走到北二路时,突然发现,曾经路过无数次的沈阳风动工具厂被夷为了平地,握着相机的杨树,失落地站在原地。2002年开始,铁西区工厂区域大面积改造,



王一舸

在中国的戏曲中,能称得上史诗作品的,是《桃花扇》和《长生殿》两部。但是后者因为侧重描写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所以一般不被人提到它的“史诗”性。而《桃花扇》,不但可以称为史诗作品,更能够让读者有丰富的感触。

这是一个全然不同的传奇剧作。

明代起兴盛的传奇剧本,是古代戏曲中的“连续剧”。之前的元杂剧很短,一般四折。可到了明代传奇,却将这个数加上十倍——40折,甚至更多。这就要故事情节线编来穿去,和现在的连续剧从原理上说是是一样的。但明代人一般编个剧,更有固定套路。一般是一对夫妇,一位去赶考,一位在家照顾公婆(如果没过门的,就是等待着心

弦的地方。可是,那些努力和拼争终归失败,希望之光渐行渐微,最终他们都消失在历史的长流里。我记得看到《桃花扇》结尾(林陵秋)那段“全开锁钥淮阳酒,难整乾坤左史黄”的时候,真的被打动了。历史之所以打动人心,让人扼腕无名,悲愤难状,如有块垒,就是在于这整个兴亡荣衰本身,和人在其中抗争,却最终难以抗拒的宿命。

与此相对的是,史诗有时候不靠固定的感情关系给人以心理冲击。比如我们常见的爱情、亲情、友情,但很奇妙,这些关系在《桃花扇》里也有非常充分的表达,那就是我要说的第一条线——侯朝宗和李香君的爱情线。这对真正意义的“才子佳人”,他们能不能带来最终的团圆呢?我们看到的却是李香君出人意料自我选择。这种自我选择从一开始就带来了各种波折,这一对爱侣,经历了爱情,别离、坚守、甚至是生死,再度重聚,却又因国破

全然不同的《桃花扇》

上人),然后话分两头说,分成两条线,各自许多命运坎坷,最后大团圆结局,有情人终成眷属。如果复杂一点,就把人物关系加倍,一对夫妻变成两对夫妻等等。这是广为人所熟知的事情。

《桃花扇》偏偏不是这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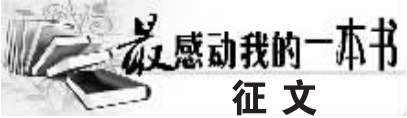
《桃花扇》在大线上分成了两条线。一条是侯朝宗和李香君的爱情故事,另一条是以史可法为中心人物,带着整个南明风云际会的大历史。如果按照相互关系来讲,两条线其实没必要联系。可是《桃花扇》之所以好,就是因为这两条线都写得极动人,尤其是后一条“大时代”线,跌宕起伏,风起云涌。又由于那个悲剧的收场,使整个剧成为迥异于往昔芸芸剧作的一部作品。

我们看这条线的时候,仿佛眼见到史可法、黄得功、左良玉这些历史人物。水墨戏场,甌觥歌台上,却生息是他们在历史旋涡中的挣扎、努力,他们含着微茫不定的希望的拼争。忽而某些时候,出现转机,这是最动人心

家亡,最终拣选了别离。如果说“大时代线”是背景,是刚性的,那么这条在狂风大浪中生长的情感与命运之线,就多了一缕温情。更显得像一枝倔强的梅花,鲜明在前景的主题位置上,摇曳着自己的冷香。

在《桃花扇》里,这对男女不是在命运情节中被拨弄,然后做出被动选择的“人物”,他们是主动进行了选择,就像李香君的“血染桃花”,和最后选择的离别。

通过这两条线,我们可以感到大历史给我们心灵带来的深深震动,那些人物啊,又在历史中为自己的选择而承担各自命运。这诸般不同,是我看完《桃花扇》最大的感触,复杂,却难于尽说。这也可能是《桃花扇》的真正魅力所在吧。



《大机车》再现共和国工业长子的追梦历程

本报讯 近日,孙学丽(鹤雪)长篇报告文学《大机车》作品研讨会在京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和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主办,大连市文联协办。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何建明发言指出,近年来,文坛缺少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无论是少被关注的工业题材,还是曲折盎然的农村题材,都很难真正拨动读者心弦、触及心灵,究其根由,就是作家的飘浮远观,不能深入、投入地走进去,去探究本质。然而,当今中国,巨变的的社会生活为报告文学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尤其是近年来中国铁路事业发展更是突飞猛进,为作家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其实,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的兴盛是世

界性的文学潮流。孙学丽抓住了这个机遇。

《大机车》是作家孙学丽(鹤雪)历时两年多采访创作的,以中国机车工业的优秀代表——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成长、壮大、发展,以及他们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为中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走向世界而不懈奋斗为题材的长篇报告文学。

该书以时间为轴,用大量的数据全面而系统地阐释了大机车历经百年历程,以每一型号的机车研制而发生的重要事件和涌现出来的人物做经纬,描绘了大机车百年历史画卷,历史性地展示了中国机车工业的发展历程和辉煌成就,同时寄予了作者对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理性反思以及民族命运的深刻思考。(行间)

很多工厂拆除,或是破产,或是迁出城区,沈阳风动工具厂也在拆除名单之中。

“大面积的拆迁还在进行中,如果不及时拍摄下来,就再也看不到了。拍下来,制作成册也是留住了那一代人的集体记忆,起码有个念想儿。”杨树说。

“从霓虹街走到北二路上,跨过机床大楼前的铁路专用线,往西,再往西,一片空地。那里曾经是什么工厂,不记得了,被拆得只剩下一条铁轨和一棵孤零零的树。我在空地上站了好久,看北二路对面的机床一厂,以前从没有在这幺开阔的视野中观察它,2007年1月17日。”“从那时起,他开始写“铁西行走影像日志”,照片下配上拍摄时的状况和心情。

从“金刚”到残垣

“听说哪里的厂房要拆除了,我就带着相机跑去拍照,鼓风机厂、电缆厂、重型机器厂、机床一厂、变压器厂、耐火材料厂……这些厂房现在就只剩下照片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片高层居民区。”杨树感叹道。

蓝天白云下,红砖砌成的二层建筑物分立在画面两侧,中间是一条宽敞的水泥通道,远处有二层楼高,茂盛的一棵大树。两个建筑物都是三角形屋顶,屋顶上雕刻着圆环形图案。白色的窗台和窗子上沿包裹着蓝色的木头窗子。一侧建筑物下摆着一排10多个1米高的天蓝色大铁箱子。照片里的是沈阳机车车辆厂内两座1928年建成的仓库。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沈阳流行一句老话,“一松陵,二黎明,三车辆,四重型。”这其实指的是四个工厂的名字,“三车辆”,就是指沈阳机车车辆厂,也就是沈阳大工厂的“四大金刚”之一。“听老一辈人说,当

年的沈阳机车车辆厂,是沈阳为数不多的万人大厂之一,厂区面积1平方公里,工人1万多,家属4万多人,6所学校,2个俱乐部,1个医院,整个就是一个小社会。”杨树兴奋地回忆说。

2009年,工厂搬至沈阳西部的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厂子走了,当初亮堂堂的工厂大门后面,高楼大厦林立。厂门上的“沈阳机车车辆厂”的大字被抹去后,被开发商的大名所覆盖。杨树翻出不同时期,他去沈阳机车车辆厂拍摄的图片。图片记录了沈阳机车车辆厂从搬走到开发商拆除,再到新建居民楼的过程,有空置的车间,推土机留下的残破墙壁,杂乱的野草,废弃的几段铁轨以及如今新城区的簇新。

建筑也许留不住,但是文化与情怀留得住

杨树拍摄很少遇到人,遇到最多的是回厂来看看的老职工。

丁秀颖是沈阳橡胶四厂的老职工,2015年10月,听说厂房要拆除,她回来看看。锅炉房、五车间、三车间、二车间、油库、俱乐部、幼儿园……丁秀颖一路上讲着工厂曾经的辉煌,当时的厂房里有地热,冬天温暖,干活时要穿短袖。阳光从厂房屋顶的天窗照进来,非常明亮,即使是阴天,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工人从生到死都能由工厂解决,她的孩子在工厂大院的幼儿园里读过书,生病了去工厂里的医院看病。然而,现在这些都没有了。空地上散落着被遗弃的办公桌、卷柜、产品包装、橡胶圈。丁秀颖久久地站在空地上,曾经工厂里热热闹闹的景象在她脑中重新架构、再现。杨树说,他当时只想拍一张背影,只有孤独的背影和空旷的厂房,因为,老工人那种深情是无

法表达的。

在工厂里,有时会莫名地感动起来。在破烂的办公室里捡到一个日记本,翻看几页,有一行字,“突然想起了你,不知道现在还好不。”“还有那些被遗落在墙上的标语、宣传画、奖状、电话表……这些都是杨树小时候在父亲的工厂里仰头看到的東西。

8年的时间里,他拍摄的老工厂照片有5000余张,这些留存下来的照片,在工厂纷纷被拆除后,变得十分珍贵。当他给不熟悉工厂的朋友展示照片时,他们被工业设施所焕发出来的巨大而厚重的美所吸引。当他与老职工分享照片时,老职工对照片中的建筑和设备如数家珍,讲起那段充满激情的岁月,滔滔不绝。

现如今,这些老照片都被集纳在“沈阳图景”画册里,1年两册,至今出版了7期。“制作每期画册要3000多元,都是众筹来的,做出来也都送了人。”杨树告诉记者,他特别想出书,也跟沈阳当地的出版社联系过,但面对上万元的书号,他实在是出不起。同时他也在担心,怕存在电脑里的照片丢失了,有些老工厂就再也见不到了,那些工业文化也随之消失了。

不过杨树也说:“虽然这几年,很多老厂房、旧车间随着城市发展变迁消失了,但是政府逐渐重视起工业文化的保护来,沈阳铁西区工人村生活馆、中国工业博物馆先后建起,很多老照片、老设备都得以保存,这是我值得欣慰的事儿。而且,现在我不是单枪匹马地作战,我加入了沈阳市文物保护志愿者团队,团队里有一群和我志同道合的人们,致力于工业文化的保护,让我不再孤单,同时也看到工业文化保护越来越好的希望。”

(图片由杨树提供)

“邪学派”画家的画,到底“邪”在哪儿?

上一期谈到,以拾得和尚作画的明代画家张路被归类为“邪学派”画家。“邪学”究竟何指?“邪学派”又有何人?

画史中,并无“邪学派”这样一个绘画门派。张路等人之所以被视作“邪学派”画家,乃是出于后世画论者对其画风的评价。

明代学者高濂在《遵生八笺》中对明代画家予以品评,其中写道:“若郑顛仙(郑文林)、张复阳、钟钦礼、蒋三松(蒋嵩)、张平山(张路)、汪海云(汪肇),皆画家邪学,徒逞狂恣者也,俱无足取。”

高濂对诸人的评价得到了其他论者的认同。明代著名收藏家、鉴赏家项元汴的《蕉窗九录》中有同样的记载。作为当时极具盛名的书画收藏鉴赏家,项元汴的点评无疑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明代另一学者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中也对上述诸人作品嗤之以鼻,讥讽诸人的画作“唇舌之几榻也”。

那么,在明人眼中,何以称作“邪学”呢?高濂的点评已经给出答案——“徒逞狂恣”。在鉴赏家看来,诸人画作一味追求恣肆、狂放,而流于草

率。《无声诗史》为张路作传,认为其作画多“草草而就”;《明画录》称钟钦礼“纵笔粗豪,多乏气韵”;称蒋嵩“行笔粗莽,多逾矩度”。

右图为郑文林《柳荫人物图》,该图以泼墨侧锋,拖泥带水,尽情挥写乱石老柳;以细碎之笔,密点柳叶,疾写杂草。画中人物偏头斜目,举止怪诞,神情诙谐,颠狂之气,跃然画外。

人物形象扭曲歪邪,山水草木行笔粗莽,郑文林的画作“狂恣”毕现,被斥为“邪学”也就不足为奇了。

事实上,虽然历史上并无邪学一派,但张路、郑文林等人被视为“画家邪学”,却意味着一个实实在在的画派的衰落。究竟此派为何?且看下回分解。(朱林)

点墨·典画

第二十一期



柳荫人物图

明 郑文林



(图①小朋友们在活动现场为“敦煌壁画”上色。图②、③、④为《一带一路画敦煌》一书内页 图片由广西科技出版社提供)

本报讯(记者苏墨)8月24日,在2016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BIBF)上,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联合举行“剑桥大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

剑桥大学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均为有着横跨数世纪历史的人文社会科学出版机构,在出版界享有盛誉,双方的合作也由来已久,在文化发展、出版转型的新时期,本着发展并巩固在互信、互利基础上的合作关系,优化双方优势和特长的合作目标,为了更好地促进

知识的传播和版权的高效输出对接,双方展开深度的战略合作。

目前,商务印书馆先后在哲学、历史学、法学、政治学等多个学科领域与剑桥展开合作,获得剑桥60余种图书的授权。商务印书馆也已经将“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中的

敦煌过1650岁生日,涂色小书让读者做绘画工

本报讯8月24日,北京国际书展(BIBF)开幕式当日,“穿越一千六百五十年,做一回敦煌画工”活动举行。现场嘉宾和读者通过免费画笔,为1.2米高的喷绘区“敦煌壁画”上色。

《一带一路画敦煌》涂色系列共3本,分别为《这盛世,如飞天所愿》《愿做菩萨那朵莲》以及《云想衣裳花想容》。本套书由敦煌研究院主编,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活动吸引了多家国外出版社、版权代理机构驻足。

与《秘密花园》等国外涂色书不同的是,这套书左手页是斑驳的千年壁画原图,右手页是运用最新计算机技术从高清原图处理而成的保真线描稿,可以说,“左手是历史,右手是当下;左手是文化,右手是传承。一张108g半透明硫酸纸,一张文物原大小的1308岁藏经洞国宝《金刚经》残卷线描,哪怕没有书法基础,不会拿毛笔,也不会写小楷,也可以在家用一只彩色铅笔穿越1650年,做一回敦煌画工和抄经人。”(云外)

《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和《中国敦煌史》向剑桥授权。

此次合作,不仅为“汉译名著”的伟大事业注入新的活力,也将为西方了解中国的发展道路增加一个更为明亮的窗口。双方的战略合作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文化意义。



精神科有故事 澡堂里有仙女

邓崎凡

《如何应对愤怒的公众》



【美】劳伦斯·萨斯坎德/帕特里克·菲尔德 著
霍文利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科技进步、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使越来越多的环境冲突、企业信誉危机和群体性事件见诸报端。政府、企业乃至明星的公信力受到来自公众的越来越大的冲击。人们为什么愤怒?又如何应对愤怒的公众?本书中,劳伦斯·萨斯坎德与帕特里克·菲尔德深入研究、总结几十年来历次重大危机公关事件。本书也是麻省理工-哈佛大学公共争议研究项目研究成果,是世界危机调解指南。作者在书中复盘美国历次重大公共危机处理得失,解答人们为什么愤怒,并倡首互利方法应对愤怒公众的六大原则。

《精神科的故事:空中秋千》



【日】奥田英朗 著
王维幸 译
南海出版公司

本书是作者“精神科的故事”系列第二部,第131届直木奖获奖作品。伊良部综合医院地下室的精神科又来了新患者,不能荡空中秋千的马戏团演员、总想搞点破坏的精神科医生、凶神恶煞的黑社会、趾高气扬的小说家……这一次的病人可都是大有来头,伊良部还能靠着匪夷所思的方法治愈他们吗?这家伙到底是高明还是愚笨?他的应对方法究竟是胡闹还是确有依据?在看似简单的病症背后,其实每位患者都被现代生活的重负所累,伊良部医生以其独特的治疗方法,让患者们轻松轻松地走出去,再度找回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评论认为,这是一本真正可以帮你排忧解难的书。

《澡堂里的仙女》



【韩】白希那 著 明书 译
接力出版社

这是一本通过制作玩偶,然后再拍摄照片制作而成的图画书。该书讲述了一个住在澡堂的神仙婆婆与未洗澡的小女孩小志之间发生的温馨而有趣的故事。通过童话故事的形式,书中展现了日常生活中美妙幻想。“就像里面的主人公小志一样,在我小的时候也经常去澡堂。每次跟妈妈一起去洗澡,如果我好好听话,好好搓澡,不哭不闹,妈妈当时也会给我买一个小酸奶。”白希那正是以她童年的记忆和经历为基础创作出来的。该书从一个超越时空、超越年龄、超越世俗的角度,带领孩子自由穿梭现实与想象世界,在这个过程中让孩子享受冒险,获得安慰,培养丰富的情感,去感受生活的真善美。白希那说,不是因为自己了解孩子再去创作图画书,而是因为她觉得自己就是个孩子。